

《周清党史资料研究》合订本

(26 50期)

内部资料
注意保存

闽清党史资料研究

第二十六 期

中共闽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

一九八六年 三月 二 日

我 的 回 忆

——闽清城工部地下革命活动片断

黄 世 杰

八年六月，城工部协大支部书记陈道璋同志，派我回闽清

他交代我回闽清大胆开展工作，组织关系由他负责。

清中学学生打黄开照相馆是社会问题，因老板黄开倚“车墩九”派
殴打学生，当时学生已对国民党社会不满，因此一触即发。这
争是以进步学生为骨干发起的，肖武梅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很突
当学校校长和训育主任去训斥学生并要逐学生回校时，肖武梅鼓
生不要听校长的话，鼓励学生大胆斗争，因此而被捕。

伪县长吴捷功应黄开的要求，原想到六都镇压学生，但听说学生
声势浩大后，只到白云渡便回头；学校当局原打算开除几个学生

学籍，我获知后，联系了几位进步教师在校务会议上，据理力争，以不使学生恐怖免致事态发展为由，获得多数赞同。后只把二个学生作转学处理了事：肖武梅也在各方支持下，很快释放了。

一九四八年寒假期间，我们发动专科以上学生在六都毓真中学演话剧《裙带风》，以讽刺国民党黑暗统治，这件事主要是吴大挺同志主持搞的，我只是协助。当时还发生“邓履端事件”：渡口村回乡度假的农学院学生邓履端，见伪保安队催粮殴打农民。邓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，竟遭伪兵殴打致伤。事发后，由吴大挺主持以旅榕专科以上学生会名义，在毓真中学开会抗议声讨。第二天派吴大挺、张达略为代表到县城，向伪县长抗议，吴捷功被迫答应惩办凶手，并赔礼道歉，赔偿损失。

闽清地下党核心领导小组是在白汀刘鸿钟家里决定成立，会上确定我为负责人，鸿钟管组织，积锦负责宣传及与上级接头。后听说吴大挺已上山，陈世明亦在福州，因此积锦回来几天后，又叫他去福州。为了更好开展工作，我们还进行了具体分工，我负责抓山头武装，刘鸿钟为平原总负责，刘积锦负责对外联系：六都片由刘霖生、黄拔金负责，三都、四都分别由许候炳、陈世玉负责。十二、十五、十六三个都由刘鸿钟兼总负责。邓本钊、邓习安抓普贤村，吴良诗抓朱中村，刘会立抓园头村。谢友云抓十二都、县城。钟石划归二都片，由区工委张景元负责。陈世明同志指示要求我们去找。

为了发展革命力量，我们发动小教开展了“反饥饿罢教索薪”

运动。那时、小教每月薪水90斤糙米，遇年租收不上，还要减少。而且在期初、期末还要活动送礼（叫做“头尾割”）。所以、清溪一发动、坂东、金沙就响应，福州也声援（通过梅青刊物）。国民党教育科只好派人到清溪清发教员薪水。

四九年三月，党组织决定建立山头武装，经了解情况、认为上演条件很好。于是通过肖武梅联系好谢元安后，我和肖武梅一起到上演和谢元安等作了具体筹备安排，并介绍谢元安入党，任命他负责金沙区工委。随后，我们把闽清中学支部移上山，调廖小清、（闽清中学支部书记），肖武梅（在坂上当小教、属闽中支部）和我一起组建游击队。以后，黄子新（闽中支部副书记）、黄育能也上山，留俞育昌为地下交通员。

为了扩大革命武装，我们通过肖武梅、余世椿、黄贞清等同志的关系，促使南平伪保安连起义，起义成功后队伍进驻尤溪香胡乡，当时，香胡乡政权实已为我掌握；该乡乡长赖天济、保长赖登雨热情投向革命。他们把乡政权交付我们，把存粮二十多万斤的仓库也交给我们。因为他们对革命贡献较大、后由我介绍，发展他俩为党员。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、坏作风很多。为了加强政治工作，在思想上、组织上进行整顿教育，我们成立了政治部。政治部主任由我兼、副主任由邓禹禾和廖小青担任、以政工员身份编插到各队中去。

四九年五月，刘积锦同志传达了陈世明同志指示要求我们去找、闽清县委刘忠瑶同志联系，我听后即去南平找刘仲瑶同志（已被错杀了），

后又去建瓯找到了省委机关，王一平同志接待了我。我向王作了汇报，王命我回南平找江作字同志，江指示我随解放军二十九军八十六师先遣部队南下回闽清，做好支前、迎接大军过境的工作。

六月上旬，解放军先遣部队与我游击队在尤溪香胡乡会师。在徐光友副师长的帮助下，成立了香胡乡人民政府，乡政府建立了一个班的武装。这时当地恶霸胡祖福负隅顽抗。在解放军八十六师徐副师长指挥下，攻下胡祖福土堡寨，收缴枪支13条。以后，先遣部队在上演，帮助我们整编，徐光友师长把起义官兵，带到南平收编；留申易科长带一个侦察排和游击队一起活动；王健行科长率先遣部队继续向永太南下；某团政委路先还主持成立了闽清人民民主支前办事处，开展支前筹粮等活动，“八一”在十五都五峰桥与国民党吉星文部战斗一天，击毙敌官兵三百多名。还有黄济坚同志对革命也做过一定贡献：1949年3月，他掩护我们向伪乡长刘积田借粮；解放后，他和尹干一起带小分队剿匪。林洞事件发生后，他护送我出境。

（根据廖小清、肖武梅访问记录整理）

内部资料
注意保存

闽清党史资料研究

第 二十七 期

中共闽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

一九八六年 三 月 廿五日

关于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论述

我们整理各种史料的工作做得太差，这些年有进步，但还不全面认真，我意应要求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注意。

（胡耀邦同志1984年3月11日

关于加强史料整理工作的批示）

研究我们党的历史非常重要。我们这一代老同志如果不去研究，留给下一代，那就更困难了。

（摘自叶剑英同志在1977年3月

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）

阴谋家、野心家为了篡党夺权，总要篡改历史。这是一条规律。有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党史资料，有了全党公认的党史正本，即使

以后出现野心家篡改历史，广大党员干
部群众，就可以把确凿的史料拿出来，
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。既是一项非常

重要（摘自陈云同志在1977年3月中
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）

为了把我们党六十年来的光辉战斗
历程记述下来，把我们党无比丰富的斗
争经验总结起来，为了把我们党的优良
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为建设社会
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，迫切需要编写和
出版一部党史正本。

编写党史正本是毛泽东同志、周恩
来同志、刘少奇同志、朱德同志和其他
已去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，

也是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

和愿望。为了收藏而征集，目的是为了使用。

*

*

*

党史资料征集工作，既是一项非常

重要、十分紧迫的工作，又是一项思想

性、党性很强的工作。能够了解自己的

*

*

*

历史，什么是我们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指

导思想呢？简单说来，就是四个字：“实

事求是。”是对全党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，

不是小事。（摘自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

做、加紧主任委员冯文彬同志1981年8

月19日在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

作会议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

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总结

发言）我们的无价之宝。别的

我们征集史料不是为了征集而征集，更不是为了收藏而征集，目的是为了使用，不仅为现在用，而且要为将来之用，不仅为现在的同志，而且为我们的后代用。……使我们的后代能够了解自己的历史，流传百世。

征集党史资料，是我们党的工作的一部分，是对全党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，不是可有可无，可做可不做，而是必须做、加紧做，非做不可，我们必须重视这项工作。

（摘自冯文彬同志1985年3月27日
在福建省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）

革命传统是我们的无价之宝。别的

东西我们可以花钱买到，~~但~~唯独革命传统，有钱也买不到，它是我们几十年艰苦奋斗，用革命者的鲜血，用革命者的忠诚换来的。是落实各项政策、促进安

定团结（摘自项南同志1981年11月16日在建设的全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）因此，

我们征集党史资料，编写党史的目的，就是要总结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历程中的经验教训，以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，就是为了教育广大党员，教育人民和我们的后代，把共产主义运动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。

（摘自程序同志1985年3月30日在

全省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)

党史工作是严肃的重要工作，不是可有可无，搞好党史工作，是总结党的历史的需要，是落实各项政策、促进安

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需要；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；是进行党的历史传统的教

育，继承发扬革命传统的需要，因此，

党史工作是重要的、紧迫的、艰巨的任

务。 (摘自福州市委副书记金能箐同志

1986年1月7日在县区党史办公

室工作座谈会总结时的讲话)

中共闽清县委员会

闽清党史资料研究

第 四 期

中共闽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

年 月 日
一九八六 四 十

访问老红军张昌龙同志

张昌龙，原名张恒源，1908年农历2月初二出生于闽清县省璜乡十都谷口村（坑口村）。父铁匠。家庭贫寒，田地全无，只有打铁工具一套。小时为地主家放牛。十一岁随父到沙县打铁。十二岁父亡。随乡人打铁，后当修枪械工人。

一九三〇年一月在福建省古田县岭头镇，由吴姓朋友介绍参加红军闽北军分区兵工厂为修械工人。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崇安县大安街红军兵工厂，由安仁源同志介绍入党，无候补期。历任兵工厂支书，闽北军分区直属队，新四军三支队司令部直属队，新四军七师军工部，华东军区军工部总支委员，书记，华东军区后勤部军械部党委会副书记等党内职务。行政上历任兵工厂厂长，教导队政委，新四军七师军需处副主任，新四军七师军工部部长，华东军区军工部材料处处长，华东军区军械部副部长，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。一九六四年七月离职休养，1982

年9月总政批准按副军职待遇。1955年9月授技术上校。1960年6月晋为大校。1965年定为行政10级。

张昌龙同志说：古田县吴姓工友，这个人是地下党。木匠，一九二九年年底我们回家。他就到坑口我们家。问我们敢不敢参加革命？敢去就带我们到闽北苏区造枪，说那里有打富救贫的朱毛红军。官兵平等，没有地主，也没有要饭的人，并说到那里当造枪工人，不受压迫，也有报酬。他的话很合我们的心意。于是他就把我们造枪工友一行六、七十人（1956年自传说六、七十人，这次口头说二、三十人）组织起来，带着工具，步行七百多里到崇安县苏区。坑口村和我一起去的有张亨居，八都有刘吓四，还有一些人，一块参加革命。到了崇安后，参军的有一半，没有参加的一半后来就回乡了。一起参加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有牺牲的，有调到别处去的，还有几人活着。他们在那里工作，都记不起来了。当时参加革命，什么都没有。冬天没有棉衣，穿两件单褂子，没有鞋。我们到了崇安，后又到了江西方志敏那里。1933年打崇安街又回福建，归黄道领导。有一年李德胜叛变，敌人五次围剿，他跑掉，就一个人跑掉，什么人也不跟他。

一九五六年因到福州办移交，回闽清一次。叶飞派两个警卫员，送到闽清县。县里派一个送到区，区送到乡，乡送我到家。回家呆了两三天。区里工作组要我多住几天。我说不敢麻烦大家。那次回去都是跑路，现在侄儿来信说，坑口也通了汽车，水电站也发电了。

我母亲一共生了七八个。我那年回家，兄弟都没有了，只有一个

姐姐早年当童养媳嫁出去，也没有看到。近年来因年龄大，身体不好，双目失明，还缺氧，住院一年多，真想回去看看，也不容易了。去年你们开党史座谈会邀请我，实在因为身体关系，走不动啊！1964年到安徽检查工作，因翻车事故，得了脑震荡，记忆受到很大影响。

张老治家很严，家教很好。夫人丁凤英，安徽无为县人，1941年参加地下党，1942年参加新四军，1943年与张老结婚。于今儿孙满堂。五男一女和儿媳女婿都是党员干部。长子张胜彰，现是某研究所工程师。张伟、张建、张军、张俊（女），张辉都努力工作，丁夫人说孩子们表现都很好，能严格要求自己，媳妇们工作都得到单位奖励表扬。孙儿们在上大学，勤奋学习。

（章际翔 黄祥儿 记录整理）

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

闽清党史资料研究

第 五 期

中共闽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

一九八六年三月廿六日

找 党 到 延 安

——黄开云同志回忆记录稿

我认为你们出来跑一跑，倒是顶好的。现在搜集资料还是好时候。假若老同志一去世再搜集就不好办。

我没有很好地准备。你们来信我已收到，并且告诉了刘村夫。

我和村夫去延安之前，尚未找到党。1936—37年，在闽清未找到党，因此我们的进步活动不可能得到党的指示。

说起思想变化，早一点的是黄开修。许俾绥，我们在文泉中学（县立第二中学）读书时，主要是阅读进步书籍，例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，有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、王独清的作品，再就是鲁迅的《呐喊》，《彷徨》，还有邹韬奋的《生活周刊》，这些都是思想启蒙。更直接一点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。那时在二中，大家都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，当时就有抵制日货，不买日货人造丝，我们学生就开展宣传，有

了行动。

这个思想变化，也很自然。一方面在学校读书，比较集中，二中虽然闭塞，但我们家乡到福州唸书的很多，如黄培晓，他原来是比较进步的，但他在泉州日报社工作过。后来我到福州医专，毕业后又到了上海，懂得东西更多了。抗日战争开始，我哥哥开修当时在江苏淮阴县文化馆工作，淮生侄儿就在那里生的。八月份我帮他把嫂嫂小孩送回乡。到家后，我们的事情都不太多，开修装了一个土收音机，我们两兄弟都喜欢这个东西，我们准备做点事。到了晚上戴上耳机，我们就收听解放区电台，并记录下来，刻上蜡纸，就办起了抗日救亡旬刊，后来稿子多了就改为周刊。自己听，自己印，发给中小学，还寄到外面要求交换，寄到福州、厦门、泉州、武汉、长沙、延安解放日报社，他们及时指导我们，这样，共产党的活动，部队的活动都知道了。稿件也就多起来了。办起周刊就比较容易了。救亡周刊，传播比较广，起了进步作用。开头每期只印几十份，后来印到百份以上。出刊时间大约是1937年7·8月至1938年3·4月份。

开修在办周刊中，起了主要骨干作用，有一段时间我带一点药到金沙舅舅家看病，开修一个人从收到发，很忙。1938年3·4月开修参加南平专署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，我就顶了一段，还代他顶金山小学教员（文定小学）。开修在南平认识了王一平。当时南平那个专员比较进步。我到金沙时，常到云龙小学（十四都金沙）走走，我知道有个刘亨南（村夫），就留个条子，到舅舅家谈起来，两人思想比较吻合。谈了以后，我们也希望多通信。许倬绶思想左倾比我早，在一起我们经常争论，他有个特点，老爱提反面的问题，使争论更加深入，如讨论托洛斯基问题，他说你说托派不好，怎么不好，要说得上道理。也包括对张国焘的争论，怎么一个人到陕北后又跑出来到国

国民党那边去？他肯用脑子。有时他也帮我们发寄救亡周刊。刘村夫来了也参加争论。真理愈辩愈明。黄培田、黄志荣几人有些也帮一点忙。

在金山小学代课时，许俾绥和许坚善校长都支持我组织学生演出抗日救亡话剧，我自编自导，当时我22岁。

我代课两个月，想这样下去也不行，找党也找不到，活动也受限制。我们找过刘子萍，他在厦门被抓过，抗战开始放出来，他的意见最好去找刘子崧。当时子崧留学已经毕业，刚从日本回来，在协大当教授。我就把这个意见告诉刘村夫，反正能找到党就行。我和村夫商量好，要北上延安。但不能公开说，村夫准备了路费，我对母亲说，要去福州买一点药得要一笔钱。这事许俾绥知道，他说，你走也好。还送我和村夫到湖头，三人还拍了相片留念。

一九三八年八月初，我和村夫同到福州，找到刘子崧，他意见要找王助。我们到福州安民巷三号新四军办事处找到王助同志，他的意见留在福州活动。我们找他两次，向他学一点革命道理。我和村夫意见，让我们去延安学一段再回来。他说好，给我们写了两封介绍信。一封到南昌找黄道，一封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。八月中我们直接到了长沙办事处，徐特立接见我们，开了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。

从长沙经武汉到西安比较顺利，接上头，在西安住两天，下了雨，西安办事处泥巴多得很，我们都住在里面。但麻烦的是咸阳，国民党要盘查。他查他们的，我们二、三十人就转过去了。但也有被国民党扣留的。步行一天走几十里，走了五、六天才到边区栒邑。大约是八月底。到了解放区我们高兴极了，大唱抗日歌曲。九月三日开了陕北公学成立几周年纪念会。当时我们住在离看花宫两里路的第39队。看花宫是个镇，女同学编为38队住在那里，李维汉的女儿就在38队。我们是四区队39队，有个区队副队长，讲福州话。从九月至十